

长篇小说

无名的名山

Anonymous Mount 吕运斌 著

作家出版社

无名的名山

Anonymous Mountain peak 吕运斌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名的名山/吕运斌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17 - 3

I. ①无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8152 号

无名的名山

作 者: 吕运斌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牡丹平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07 千

印张: 24.2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17 - 3

定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圆 房	1
第二章	当 兵	9
第三章	杀 人	16
第四章	营 盘	23
第五章	天 牌	31
第六章	操 练	38
第七章	笑 柄	47
第八章	英 雄	54
第九章	邂 逅	62
第十章	生米煮成了熟饭	69
第十一章	开 拔	77
第十二章	双飞燕	84
第十三章	南 行	93
第十四章	惊 驾	101
第十五章	长沙大火	109
第十六章	死 囚	116
第十七章	劫法场	123
第十八章	皖 町	130
第十九章	三角街	137
第二十章	无名山	145
第二十一章	牙 医	153
第二十二章	灰 蛇	160
第二十三章	潜 伏	168
第二十四章	断 腕	176

第二十五章	追 杀	183
第二十六章	鸽血红	191
第二十七章	NQ 密码	198
第二十八章	捕蛇行动	205
第二十九章	绝处逢生	213
第三十章	茶马古道	222
第三十一章	八 梦	229
第三十二章	香 囊	237
第三十三章	千里寻夫	244
第三十四章	灭 口	252
第三十五章	安 家	260
第三十六章	血 衣	267
第三十七章	天 机	275
第三十八章	香奈尔	283
第三十九章	好 兵	292
第四十章	同古之战	299
第四十一章	史迪威	306
第四十二章	胡康河谷	313
第四十三章	藤 索	320
第四十四章	再到八梦	328
第四十五章	玉 壶	336
第四十六章	断 桥	343
第四十七章	月 光	350
第四十八章	佛 门	358
第四十九章	一寸河山一寸血	365
第五十章	不朽之山	373
尾 声		382
后 记		384

第一章 茶房

少哉的父亲是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茶房，为人忠厚勤劳，深得公司买办莫汗先生的喜欢。红毛碧眼的莫汗会说几句中国话，看到茶房常常会问：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？

南洋烟草公司是汉口最大的公司，南洋大楼是汉口最高的楼，进出的不少是英国人和印度人。少哉的父亲在那里做事，每月有三块大洋的薪水，一年发两套洋布工作服，按月领毛巾、肥皂和澡堂子票，还有什么事情敢麻烦买办先生呢？

茶房不知道那是一句客套话，就像中国人见面问“吃了吗”，不是真要请你吃饭的意思。莫汗问了几回，茶房鼓起勇气说，儿子在乡下念完了私塾，想让他到汉口来上中学。

莫汗一怔，点了点头。

过了几天，莫汗告诉茶房：已经跟宝善堂的教会学校说好了，让你儿子去那里上学吧。茶房一听，高兴得差点将水壶掉到地上，连夜赶回长亭

乡下，叫凤仙喊少哉来说话。

少哉正在做梦，凤仙拧着耳朵把他拉起来，喊道：“爹回了！”

少哉一惊，揉着眼睛问：“不是年不是节的，爹怎么会回来？”

凤仙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，你去问他。”

听到凤仙欢快的呼气声，少哉快要晕过去了。父亲这时候突然回来，该不是要他们圆房吧？

凤仙是少哉的童养媳，刚到他家的时候，瘦得像只猫。一晃十年过去了，变成个高大肥硕的女人。走起路来热气腾腾，管起少哉当仁不让，洗脸、洗脚、吃饭、睡觉……事无巨细。十五岁的少哉刚刚长起一点个子，她已经几次扑到床上，要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吓得少哉心惊肉跳。

少哉盼望父亲回来，又害怕父亲回来。逢年过节，父亲大包小包地带回一些乡下人稀罕的糖果点心来，好吃，好体面。可是父亲每次回来，少不得要教训他：好好念书，听你娘的话，早点成家立业……少哉是独生子，父母盼着他早点娶妻生子，传宗接代。比他大四岁的凤仙更是迫不及待，天天盼着父亲回来给他们圆房。

少哉穿上衣服，来到堂屋，果然见父亲坐在油灯下喝茶。他喊了一声爹，低着头站在一侧，等待发落。

父亲没有教训他，也没提圆房的事，而是咧嘴一笑：“收拾东西，跟老子走。”

“现在？”少哉一愣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现在。”父亲说，“我们家祖上积了德，碰上莫汗先生这个好人，才提了一回你上学的事，他就放在心上了。”

父亲长年在茶炉前劳作，身上的皮被炉火烤干了，整个人缩得像粒核桃。在茶房里，他一身短打扮，铲煤、续水，干的是粗活。只有回乡，他才会换上一件洋布面的长袍大褂，再将里面的白袖口翻出来，像个有身份的人。

父亲端着茶杯，絮絮不休地说：汉口总共只有两处洋人办的教会学校，一处是在租界里，收的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；另一处在宝善堂，虽说是面对平民，也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进得去的。

听了父亲的话，少哉喜出望外。汉口楼房比天高，汉口的马路宽又直，汉口的电灯不怕风，汉口人天天上戏园子……他做梦都想离开长亭，做一个汉口人。

母亲也很高兴，红光满面地挑亮灯盏，一边赶着为少哉缝制新衣，一边叮嘱：汉口是花花世界，莫放荡，要学好，等你有了出息，一家人跟着享福……

唯有凤仙拉着一张脸，撒着两只大脚片子叭哒进、叭哒出，不知是高兴还是在示威。

父亲看了她一眼，放下茶杯，缓缓地说：“等他毕业了，回来给你们圆房。”

凤仙一阵脸红，竟问：“还要几年？”

父亲说：“三年。”

“再等三年，我都老了……”凤仙嘀咕一句，转眼不见人。

少哉的老家长亨，坐落在黄陂县城东南的武湖边上。两条小河从村前村后弯弯地流过，又有几方池塘散落在田畴绿野之间，二十几幢青瓦粉墙的宅子，疏疏朗朗地点缀在桑榆和岸柳丛中，晨雾蒙蒙，炊烟袅袅，像一张刚刚画完的水墨画。

少哉就像一只趴在画上的蟋蟀，忽然间要跳出这张画，离开这片生养他的水土，潮湿的空气里似乎有了一种淡淡的忧伤。这忧伤在他快乐的眼睛里添加了一点水雾般的迷茫。

雄鸡啼鸣，东方破晓，少哉该启程了。

少哉在房间里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凤仙闯进来，一把菜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嘴里恨恨地说：“我听爹的，再等三年。敢在汉口好上了哪个女人，一刀劈了你！”

少哉口瞪目呆，哪里敢说半个“不”字？

宝善堂在汉口武圣路的对面，几座尖顶的洋楼里，有教堂、育婴堂和教会学校。一道高高的围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，一座挂着十字架的拱门，让人有种走进另一个世界的感觉。

少哉兴高采烈地来到汉口，原以为可以做一个自由幸福的汉口人，没想到教会学校近乎于苛刻的约束，让他像关进笼子的鸟一样郁闷。每天早晨，天还没亮就要起来祷告，穿长袍的教士没完没了地传递上帝的福音，到了晚上还得忏悔，检讨自己做过什么错事，犯下什么罪孽，乞求上帝的宽恕……只有礼拜六的下午，他才能回到父亲的茶房里，看着炉膛里跳动的火苗，闻着开水里的铁锈味，吃几块父亲从冠生园买回的糕点。

少哉开始想念家乡了。想念清溪流过的河水，想念小荷林立的池塘，想念稻场上一起玩耍的好伙伴，想念母亲悠长的呼唤……甚至连汹涌澎湃的凤仙，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。在家里的时候，他常常故意不理她，故意惹她生气，故意藏在某个角落里看她着急，听着她的大脚片子叭哒叭哒进、叭哒叭哒出，真是好玩。

父亲发现他脸上没有笑容，劝导说：好好读书，毕业了，再求莫汗先生介绍你到洋行里去上班。

那是一个诱人的前景。

洋行里的先生们着西装，穿皮鞋，挽着小姐的臂膀进进出出，那种风光，让人心跳。

少哉在教会学校里憋了三年，读了不少书，学了一些天文地理，还会说一串“英格里西”，变成了一个留着小分头、双手插在裤袋里的翩翩儿郎。

这一年，日本兵打过来了。

华北沦陷，上海失守，南京屠城…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蒋介石把国民党的党、政、军机关转移到江城，武汉成了抗战的中心。十几位中国最著名的画家在黄鹤楼下联袂挥毫，一夜间画出了蒋委员长的巨幅画像。他站在长江边挥动巨手，号召全国军民：“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长幼，同仇敌忾，保卫大武汉……”

于是，大江沸腾，人潮如涌，武汉到了历史上最躁动、最热烈的时刻。各路政客粉墨登场，抗日精英云集三镇，集会游行、唱歌演戏、募款献金……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，决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，坚守武汉，保卫中华。

身在教会学校里的少哉坐不住了。

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中午，阳光把早到的暑热逼进了宿舍，传教士强迫学生躺在床上午休。国难当头，岂能安稳在一张小小的床榻之上？十八岁的少哉把枕头藏进被窝，躲过巡查教师的目光，偷偷翻越过了围墙。

大街上满眼都是传单、标语、旗帜，到处是响彻云霄的口号，一场场活报剧把人们的情绪推向高潮。少哉立即加入到游行队伍中，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：“抗战到底，不做亡国奴……”

队伍游过五马路，游过汉正街，游到了三民路口的孙中山铜像前。铜像背南面北，仿佛千里跋涉，刚刚从滔滔的长江边爬上岸来。国父手扶一根拐杖，茫然地看着北方那片已经沦陷的国土。

铜像的背后跟着三条尾巴一样的马路：民生路、民权路、民族路，汇集在一起叫三民路。再往前，一条中山大道横贯汉口。

不知道是什么人的造诣，把一个伟大的理想如此具体地刻画在大街之上。国父屹立高台，看不见他眼里是忧患还是悲伤。但从体态上可以看出，他有些踌躇不前，有些举步维艰。由于氧化的作用，铜像发黑；由于发黑，

显得十分遥远。

有人在铜像下搭了一个台子，台子上拉着一条蓝布横幅，上面写着“抗战救国献金会”几个大字。

忽然间掌声雷动，有人高喊：“蒋夫人到……”

众人屏住呼吸，看着台上走出一行贵妇来。她们一个个珠光宝气，春风满面，向众人频频挥手。

少哉的小分头被江风和热气吹乱。他挤在人缝里，认不得哪一位是蒋夫人，只是跟着别人拼命地拍手、跺脚、吼叫……直到把耳朵喊聋了，脚踩麻了，才看见夫人们把手上的镯子、脖子上的项链、耳朵上的耳环摘下来，放到献金台上。

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万众一心，共度国难……”口号震天，群情激愤。平民百姓倾其所有，把钱、把物、把能掏出来的一切都掏了出来，塞进台上的募捐箱，扔进童子军的烟囱帽里。

少哉身上没带钱，摸遍几个口袋也没有摸出一个子儿来。他惭愧至极，摸到脖子上戴的一把银锁，毫不犹豫地摘下来扔进了募捐箱。他母亲这辈子生了七胎，前五胎夭折，只落下他和妹妹两人。一家人拿他当宝贝，打了这把银锁锁住了他的性命。如今他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国家了，浑身上下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解脱。他跟着人潮，跑过六渡桥，跑过新市场，跑到了江汉关。

江汉关是一座西洋式塔楼，汉口的海关，楼顶上的大钟敲出的钟声三镇都能听见。这一刻，大楼前围了一圈人，一男一女拿着一根鞭子又说又做，一场活报剧演到高潮；马路边，一支歌咏队随着鼓乐在纵情高唱：“热血沸腾在鄱阳，火花飞进在长江，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，保卫大武汉……”

江汉关前的过江码头上，人头攒动。平时，轮渡一靠岸，人群像燕子一样从渡口飞起来，爬上堤坡，涌出栅门，有的搭车，有的步行，各走各的路，转瞬鸟散。

此时，少哉跑到此处，正好碰到一船人涌上来，马路上熙熙攘攘，热热闹闹。少哉看到十来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人，背上背着简单的行李，手里提着网兜，一个跟着一个，从栅门里脱身而出。他们神态紧张专注，步履匆忙坚定，嗖、嗖、嗖地穿越马路，从江汉关前的台阶下鱼贯而过。

这一行人格外扎眼，这一行人有点特别。少哉的目光紧盯着他们，发现那领头人竟是自己的表兄石夫，便不假思索地冲了上去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大声喊道：“表哥，你们去哪里？”

石夫是长亨大户人家的少爷，天生叛逆，几次被父亲赶出家门。两年

前，他从武汉大学跑回去，带领佃农冲进自家的深宅大院，把父亲缚起来游乡，把田地和财产分给了农民。乡下人传说他是共匪，当局通缉要犯的告示上，常常有他的名字。

少哉自幼与石夫情同手足，十分仰慕他的才华与豪气。几年不见，表兄更加风流倜傥，少哉欣喜万分，抓住他的胳膊不放。

石夫愣了片刻，认出少哉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到处找你！”少哉脱口而出，说的并非假话。他在汉口的三年中，不止一次跑去珞珈山。但只要提起石夫的名字，人家都摇头不应，讳莫如深。今天有幸撞见，他有一肚子话要说。

石夫看着少哉期待的眼神，只好跟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交代：“你们先去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那一行人头也没回，嗖、嗖、嗖地消失在人流之中。

石夫回过头来问道：“找我做什么？”

“我到汉口三年了，在教会学校念书。”少哉说，“一直想见你，却打听不到你的下落……”

“荒唐！”没等少哉说完，石夫仰天长叹，“怎么能到那种地方去念书？那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我们的场所，他们企图通过思想教化奴役中国人，让我们逆来顺受，你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尊严何在？”

石夫的话如雷贯耳，尤其是“尊严”二字，让少哉无地自容，只能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是我父亲，他想让我着西装、穿皮鞋，到外国人的洋行里去上班……”

“日寇侵我中华，人民水深火热，怎么尽想着那些庸俗的事情？”石夫毫不留情地批评少哉，“关键在于你自己，是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，还是做你的西装皮鞋梦？抉择吧！”

石夫说罢，甩开少哉，昂首而去。

少哉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缓过神，追上石夫，拉住他说：“我抉择了，跟你在一起。”

石夫慷慨激昂：“跟我一起有什么用？你应该投身到抗战的前线，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保卫我们的国土！”

少哉小声说：“我愿意……”

石夫站住了，回头问：“你想好了？”

少哉低着头说：“我早就不想呆在那个围墙里。”

“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”石夫严肃地说，“跟我在一起，意味着时刻准备流血牺牲，为国捐躯。”

少哉坚定地点了点头，迎着石夫的目光大声说：“我愿意！”

“好。”石夫抓住少哉的手，拍着他的肩，低声说，“三天后，我们北上……”

少哉一听，身上的汗毛立刻竖了起来。北上，意味着去革命，去造反，去当“共匪”。他听人说过，共产党是一群“流寇”，从江西跑到西北，重新树起旗帜，跟“中央政府”分庭抗礼。偷偷往那边跑的人，抓到了那是要杀头的。

“我愿意追随表兄，为国效力。”少哉的心咚咚直跳，喉咙管干得咽不下唾沫。

石夫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交待：“回去做好准备，三天后的下午，在这里等我。”

少哉点头承诺：“一定。”

“三天后，如果在这里没有等到我，你就直接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报到，我会跟他们打招呼的。”石夫指着街里面的一片楼房，叮嘱：“记住，三天后见。”

少哉紧握拳头：“三天后见。”

石夫一阵风似的消失了。

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但少哉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。他不仅找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，还为三天后的约定而跃跃欲试。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，这是天大的道理，没有人可以阻挡。

少哉没有返回教会学校，也没有去南洋大楼找父亲。教会学校的教规严格，像这样出逃不归的学生，会受到严厉的处罚。父亲一辈子谨小慎微，只想着让儿子成家立业，传宗接代。如果告诉他说自己要北上抗日，落草为寇，不把他吓死才怪。

大街上，游行的队伍一支接着一支，街头演出一场跟着一场，飘撒的传单一张追着一张，这是何等磅礴的气势，何等喷射的热血！少哉忘记了白天、黑夜，跟着游行队伍跑遍了武汉三镇。

三天的时间超过了三年。

三天的感受影响了他的一生。

教会学校不见少哉的踪影，一封信送到南洋大楼，吓坏了老实巴交的茶房，惊动了期盼着圆房的凤仙。

凤仙急忙从乡下赶来，和父亲一起上街，四处寻找自己未婚的男人。

从江岸桥口，从大智门到四宫殿，他们跑遍了汉口的大街小巷，终于在新市场的大门口，看到了在人群中高呼口号的少哉。

父亲挤开人群，冲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腕，声音哽咽地呼唤：“日本人的飞机到了丹水池，扔下来的炸弹炸死几百人，赶快跟我回家……回家啊！”

少哉没有想到此时会落入父亲之手，更没有想到父亲身后跟着虎视眈眈的凤仙。他左顾右盼，众目睽睽之下无地自容。窝憋片刻，他一下挣脱了父亲的手，挥着拳头喊道：“国难当头，好儿郎志在四方，我要上前线！”

父亲哇地大叫一声，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，哭喊道：“我的儿呀，你是独生子，我们家传宗接代的根苗啊……日本人的枪炮不长眼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跟祖宗交代啊……”

少哉有点心酸，眼泪在脸上也有些没挂住，但他却硬着头皮说：“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，宁可断子绝孙，也不当亡国奴。”

父亲指了指身后的凤仙，更加伤心：“她等了你三年，就是要上前线，也得先回去圆了房再说……”

丰乳肥臀的凤仙像一道闪电，让满街的汉口人瞠目结舌。围观者从她的大脚片子看到银盆似的脸膛，最后把目光落在她汹涌澎湃的胸脯上，一个个啧啧不已。

面对凤仙，少哉立刻觉得自己无比渺小，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可是凤仙已经冲上前来，一手拖出菜刀，一手揪住耳朵，提着他的脖子问道：“你答应过我的，三年？”

“谁知道倭寇打过来了？”少哉在凤仙手下挣扎，“中华灭亡，迫在眉睫；夷敌虎视，国之将亡。多少国人痛心疾首，多少国人惴惴不安？我不能苟且偷生……”

“你说的话我听不懂，别人的事我不管，跟我回家！”凤仙胸脯起伏，怒气难平，抓住少哉往外拖，“我天天扳着指头数时辰，数啊数啊……数了一千零九十五天，整整等了你三年哪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？”

父亲在一旁苦苦相劝：“儿啊，只要你回去跟她圆房了，再去做什么都行……”

“我不……”少哉举起一条胳膊，破着嗓子高呼，“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决不圆房！”

一家三口这么一跪、一哭、一喊，真情实感。街上的行人以为这里又在上演一场精彩的活报剧，大家围了过来，挤成一圈，哗啦啦地鼓掌喝彩：“好……好！”

凤仙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也不知道这么多人拍巴掌喝彩是何等讲究。她一失神，松开少哉，看着众人发愣。

少哉趁机摆脱凤仙的挟持，从人缝里钻了出去，仓惶而逃。

父亲伏地痛哭：“少哉，我的儿啊……”

凤仙回过神来，提着刀在后面紧追不舍：“你跑不了！”

第二章 当兵

孟子越在江汉路口摆了张桌子，插了个“募兵报名处”的牌子，报名参军的人就哗哗地来了。

孟家世袭，孟子越是亚圣孟轲的后代，出生于山东济南。他英俊威武，正直坦荡，绑腿一打，腰带一束，驳壳枪一背，浑身上下有一股齐鲁人的豪气，往报名处一站，就是一块活招牌。路过的人一看，嗨，有这样的兵，肯定能打胜仗，不由自主多了几分信赖。报名当兵的人见了，心中也多了几分光彩。

南京溃败之后，许多队伍只剩番号没有兵，有的连番号也丢了。孟子越的长官胡英杰告诉他，只要招到人，弄个番号并不成问题。

拉起队伍来吃军饷，是国军的传统。拉十来个人当班长，拉三十人当排长，拉一百个人当连长……武汉街头各种招募站林立，大小喇叭哇哇直嚷，拉人当兵成了一道热闹的风景。

报名当兵的人很多，孟子越却很挑剔，抬眼一看，身板不直的、四肢不全的、贼眉鼠眼的，统统不要。时不时还要询问几句：什么出身？家里有些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当兵？问一问，心里便有了底——乌合之众怎么能扛枪打仗？

一辆人力车拉着胡英杰的贴身侍卫马骊奇来了，他跳下车，没站稳脚跟就指手画脚：“孟子越，长官说了，不要太挑剔，凡是报名的都要，横挑鼻子竖挑眼地能招到几个人？”

孟子越反驳他：“拉队伍是要打仗的，不能滥竽充数。”

“白痴！”马骊奇翻着眼皮说，“有的队伍打仗，有的队伍吃粮。我当兵多年，见得多了。”

孟子越忿忿骂道：“中国败就败在你这种人手里。”

马骊奇反讥：“败不败是蒋委员长的事，与我何干？你孟子越一个小小的排长，别在我面前充擎天大将军。”

他推开孟子越，往桌前一站，放开嗓门吆喝：“我们是正规国军，军饷足额发放，打胜仗升官发财，赶快报名参加……”

马骊奇祖籍河南，一出生便跟父母四处逃荒。一场天花瘟疫死里逃生，落下一脸大花麻子。到了能扛动枪的年龄，混进吴佩孚的队伍里当兵吃粮。吴佩孚垮台以后，整编到胡英杰的手下。别看只是个勤务兵，胸前却挂了只怀表，一条亮闪闪的链子晃来晃去，十分扎眼。他吆五喝六，不时地把怀表从口袋里掏出来，煞有介事地看一眼，脸上的麻子咋呼得通红。

叫了半天，没有一个人前来报名，马骊奇有点心虚了，扭头招唤孟子越：“这种活不是我干的活，还是你来吧。”

孟子越站在一边，不理。

他凑到孟子越身边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能拉到千儿八百的，胡英杰当上团长，咱们也跟着享福……”

“当兵是为了打仗，不是来享福的！”孟子越呵斥，“再瞎嚷嚷，把你扔到江里去！”

马骊奇抹了一头汗，退到一边凉快去了。

少哉摆脱父亲和凤仙的追逐，一口气跑到江汉关。这是石夫和他约好见面的地方。

此时已经是第三天的下午，他站在江汉关大楼的石阶上翘首四顾，始终没有看到表兄的影子。于是，他按照石夫指示的方向，去寻找八路军的汉口办事处。

他走进三阳路，左拐，右拐，绕了好几圈，找遍了洞庭街、鄱阳街、锦州道、长春街……却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

汉口的路很怪，没有方向，没有规律，越绕越晕头。这一带曾经是洋人的租界，街名改来改去，一笔糊涂账。问了几个人：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吗？人家都翻眼，摇头。少哉无奈，只好重新站回到江汉关的石阶上，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表兄。

太阳偏西了，江面上升起了耀眼的金光。石夫迟迟没来，少哉心急如焚。忽然间听到一阵喧哗，江汉路口人头攒动，还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。

少哉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心一下被那欢呼声抓了过去。他依依不舍地朝江边看了一眼，还是不见石夫的身影，两条腿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。他看到了一张桌子，一个招兵的牌子。牌子后，站着挺拔英武的孟子越。孟子越身后挂着两道条幅，一边写着：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；另一边则是：

岳母刺字，精忠报国。

一股豪气扑面而来，少哉情不自禁地挤了进去。

报名处人头攒动，一位长者拉着一个青年人的手走到桌子跟前，先弯腰鞠躬，然后对孟子越说：“老总，我送儿子来报名当兵……”

长者骨瘦如柴，顶着一头稀疏的白发，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蓝布长衫，声音有些沙哑。青年人也瘦，脸上毫无表情，黑黑的头发盖住了前额，皱巴巴的学生装看不清颜色。

孟子越拿出一张表格递给年轻人：“会写字吗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会写字。”长者抢着回答，“我儿子原名李本善，做人之本，与人为善。如今倭寇占我河山、杀我同胞，岂能为善？我给他改了名字，从今以后叫李抗战。不驱除倭寇，决不返乡！”

一席话，说者动情，听者动心。孟子越客气地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您是做什么的？”

长者道：“我是国中的教书先生，授的是国文。一辈子教人乾坤正气，忠孝节义，岂能不以身作则？他娘死了，我们相依为命……今天我把他领来，交给长官，共赴国难。”

孟子越扶住长者：“老人家，倭寇武器精良，恃强凌弱。这一去，浴血疆场，生死渺茫，您放心吗？”

“山河破碎，儿何足惜？哪怕是战死疆场，也是一腔热血。来来来……”父亲把儿子拉到桌边，“写上你的名字，李抗战。”

李抗战脸色煞白，似有不甘地来到桌子边，在报名的表格上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“街坊邻里们，你们出来看看吧，我儿当兵了，他是中国人啊……”长者老泪纵横，朝孟子越深深一鞠躬：“拜托了，带着他多杀敌寇，为国雪耻，为父争光。”

长者说罢，转身昂首而去，围观者莫不唏嘘。

孟子越立正行礼，目送老人家孤独的身影踽踽消失在马路尽头。

现场有人高喊：“我报名、我报名……”

少哉再次回头，朝江汉关那边看了一眼，仍然不见石夫的身影。生怕父亲和凤仙追踪而来的少哉，随着人流挤到了报名队伍的前边。

“不要挤，大家排队，一个一个来……报名参军，为国尽忠，精神可嘉。不过，有几句话要给你们讲清楚。”孟子越举起手来，声音洪亮地对众人说，“当兵吃粮，行军打仗，出生入死，是个苦差事，不能只凭一时冲动。当了兵，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，上战场不能贪生怕死，当逃兵的就地

枪决。大家想好了，报了这个名，填了这个表，生死就由不得自己了。”

少哉早已听得血气冲天了，伸出胳膊喊了一声：“当兵不怕死，怕死不当兵！”

孟子越看到了少哉那均匀端正的身材和一张天真无邪的脸，不禁一声赞叹：“好样的，你出来。”

少哉向前跨了一步，直挺挺地站在孟子越的面前。

孟子越上下打量着他，脸上流露出欣赏的神色：“上过操？”

少哉说：“报告长官，我在教会学校念书，天天上操。”

“教会学校？学什么？”

“数理、生物、音乐……还有英文。”

“还会英文？是知识分子了。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哉愣了，看了一眼木然的李抗战，突然回答：“我叫黄救国。”

“欢迎黄救国。”孟子越伸出右手来，双目炯炯有神地等待着他。

少哉手足无措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孟子越又说：“欢迎你参加国民革命军。”

少哉赶紧上前，紧紧地握住了那只手。

孟子越把他让到桌子旁边，给了他一张表格。

少哉伏下身子，毫不犹豫地写下“黄救国”三个字。

“好字。”孟子越看着他的一笔一画，称赞不已，“能否帮不会写字的人填表？”

少哉欣然答应，他拿起笔来，帮助报名的人一个个填写表格。

一个头发蓬乱、满身污垢的娃娃脸挤到报名的桌子边，拉着少哉的袖子细声唤道：“麻烦你，帮个忙……”

一听口音，是黄陂老乡。少哉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不识字，帮我填一个……”

少哉替他拿了一张表格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姓杨，叫狗子，没有大名，杨家垸子的人。”

“啊，离我家不远。”少哉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想了想说，“杨狗子不好听，叫杨胜利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好。”他连连点头，“我爹娘都没取这么好的名字。”

少哉给他填了表格，又问：“怎么出来的？”

“六岁那年，老家淹水，逃荒到了汉口，住在一间破屋里。半夜大雨，墙壁倒塌，父母双亡。我无家可归，乞讨为生……”杨胜利声音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